

重刊興化府誌

重刊興化府志卷之四十三

禮紀

人物

孝友

莆田縣

唐

林攢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授仕塞垣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歸每卒每一痛哭至水漿不入口五日舉葬事自埏磚甕與兄弟同負土作冢未窆有白鳥來甘露降既窆廬墓不去九年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陰

雲四合欵成甘露移時不消白鳥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
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閭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
下林家

出唐史本
傳等書

論曰孔子謂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予觀
林攢孝於其親而有白鳥甘露之祥及朝廷遣官驗實而甘
露再降白鳥復翔集豈非所謂通於神明者乎朝廷旣旌其
閭而史冊復傳其事是不獨光於四海而已雖與天壤俱弊
可也世之昧者以為天道悠遠而恣肆妄行至於網淪法斁
而無所畏憚觀此而不惕然深省者尚可謂之人哉

宋

鄭褒字成之希閔之孫應進士舉至輦下會詔罷去遇王元之

留褒俟秋而行褒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千里別數百日者欲
干名以顯親故雖遠且久若在母左右今詔下將及聞吾母必
計程以待遲一日即貽母憂元之曰生有純孝足警世之為人
子者為之泣而賦詩曰褒也甌閩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逢詔罷
歸計逼親憂鷗鳥終相狎公卿漫欲留刺桐花下宅蘭蕙春晨
羞後登咸平第判福州以便侍養事

徐膺字思文弱冠登名於禮部不報過念其母年高不忍離因
閉門讀書定省溫清無違禮儀而母病躬侍湯藥不解帶晝夜
摧毀骨立卜葬于虎嘯巖負土為墳廬其旁蔬食三年時陟巖
顛焚香籲天哀號震地虎為遁去鳥亦翔集甘露一再降卒從
父狀元鐸題其墓曰有宋孝子徐公之墓

郭義重

宋史無重字蓋誤

字處仁舉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

塘聞母喪徒跣奔歸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不受

聚土為墳手蒔松竹而廬于其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群

上其事紹興十三年詔旌表其間於所居前安緯楔左右建土

臺高一丈二尺方正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

宋史本傳

義重貌古心不雜視不過尋丈口不及時事其旌孝時猶未婚

與仕紹興二十一年始以特科奏名補官右迪功郎潭州司法

參軍調德慶州錄事叅軍年六十始娶以高年終鄉士大夫為

立孝子祠而私謚為孝節云

出事迹

郭受為太學生親歿廬居墓側有白鵲之祥郡表其居曰孝行

卓異坊又有黃希閔提舉國鎮之子父歿廬墓人號為孤廬董

家軸比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父亡十六失母時已知苦學篝燈几筵之旁號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奇之而以鄉舉試禮部為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第調永春縣主簿秩滿授漳州教授終通判平江府年五十七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桀棠皆登進士第

軸比

吳稟字可中父世寧客遊西蜀卒於渝川稟年未冠家居聞訃日夕悲悼沿峽扶柩以歸舟危於旋渦若有物負之者時號孝子

出何志

論曰鄭褒恐其歸過期而貽母之憂蓋有合於孔子所謂父

母在不遠遊之意劉洵直感馬周犬馬之養無所施之言而
悲慟益切蓋有合於孔子稱子路死事盡思之意故皆可以
為孝也徐膺郭義重彭受吳稟之孝皆有所感召其亦貞元
孝子林攢之徒歟

元

郭道卿宋紹興孝子義重四世孫也道卿母徐病劇哀泣籲天
祈以身代母尋愈後母以高壽終景炎元年元兵至旁盜亦起
道卿日抱母極泣曰兒在此無恐俄卒兵入至殯所失墮墮及
知其為孝子也為白大將遺一矢為後卒戒俾無毀其家又因
盜至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義重孝子祠不忍去遂俱
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

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

盛相顧曰汝孝門兄弟如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

廷煒字景文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歸侍養時兵禍猶未解

廷煒扶道卿出避賊倉卒相失哭水滸一晝夜有裨校心哀廷

煒為迹道卿舟之歸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悴扶護一夕髮

盡白道卿卒疑死者兩日苦塊中偶夢道卿並枕睡汗浹寤呼

燭視之左頰生二黑子與道卿肖號慟每夜三鼓即炷香

悲哭烏亦羣集哀鳴芝產園中事聞武宗勅有司旌其門閭雜

元史本傳等

論曰唐虞三代盛時人人君子比屋可封事親盡孝特其常
事耳去古既遠風俗漸漓至於履鋤德色箕箒諄語之俗興

乃有能孝於其親者出於其間不猶喧啾百鳥羣而見孤鳳
凰哉此郭氏義重道鄉廷煒所以薦被旌孝之典也然求之
於世一邑之中得一人焉蓋已罕矣况一門乎一門之中得
一人焉亦已罕矣况三世乎又况如道鄉兄弟爭相遜以死
而孝友兼盡則又曠古所罕見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郭氏之謂乎

國朝

丘添德字孔輔號朴菴其先世居城左刺桐巷至添德始徙居
水南之象店為人狀貌魁梧自少即嗜讀書能通其大義年幾
弱冠父以事上京師命添德視大父朝夕養及父將歸大父命
添德往迎之至建寧遇父寢疾旅邸勢日危迫百方求醫藥治

療弗效倉皇無措因禱于天刳股肉以進竟弗愈乃竭力營送終之禮奉柩以歸事母恒先意承順務得其歡心洪武初例民戶三丁者以一丁往城平海衛工畢就隸戎籍以備倭寇大父甚憂之添德毅然往就沒以弟添從為從伯之後添德軍平海未幾復調鎮海衛其在轅門中營生所入悉寓歸以祀先裕後之計及分以周其弟嘗祝天曰願天憫吾弟之貧乞賜均一則同氣之幸也撫弟之子如已子稍長則走書同遣受業於明師修脯之費皆自己出鄉黨姻族咸稱其孝友無間言焉晚年得代歸卒于家年七十八姪瑀領鄉薦為崇武教諭孫天祐第進士今為監察御史

出陳會元中著墓誌銘

陳睿傑合浦里笏石人也早失怙事母盡孝母嘗病睿傑稽顙

顯天封股肉和粥以進病隨瘥母老患目疾雙淚淋漓醫弗效
屠僇每旦以舌舐之終母之身不怠母年既耄出入起居屠僇
左右扶持不忍離所御衣被或污穢必躬滌之不以委於家人
至於溺器亦然母沒號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歎粥
蔬素以終其喪逮即吉猶不忍服華靡忌晨及生日極其悲痛
終日不食朔望歲時奉祀惟謹蓋其年雖老而哀慕之情未嘗
少替焉邑大夫聞其賢辟為里之耆老非其所欲也未幾罷告
歸黃叅議常為文送之亦稱其有孝行陳訓導可晦特序其孝
以贈之一時鄉大夫士咸加敬禮而目為孝子去

出劉子賢所著善人錄

論曰昔吾夫子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子足啓子手詩云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以是而觀則
添德陳睿傑刲股肉以療親疾宜非聖門之所尚也然竊嘗
思之人之恒情一芒刺入膚尚不可忍而急欲去之況以刀
而刲股肉乎苟非其愛親之心出於至誠而不能自己者蓋
未易能也而二子乃能行之而不卹其痛苦之切身則其一
念之孝亦豈可少之哉予於仙遊陳亨運傳孝明郭濟三孝
子傳後已論之詳矣考論人物者尚當合而觀之茲不復贅
李芝字叔英城北人幼謹愿好學長而多聞元季隱居不仕與
友人方時舉等為壺山之會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及與商確
古今沛乎不窮其父早卒事母盡孝母卒哀毀盡禮獨居三年
紈綺不至於身酒肉不入於口司業吳源嘗作述以美之洪武

初舉僊遊儒學訓導卒無子

彭志

陳淮字巨淵教諭賢之子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親視膳服有疾侍湯藥頃刻不離愈而後止永樂間賢官南康淮隨任每日鷄鳴而起孳孳承志所頒皆先辦洪熙元年賢告致仕卒于京師淮迎柩歸至寧化次于河澣夜宿柩旁岸多虎或使避之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柩且沒撫柩呼號雨忽止姊嫡母方出有贅婿方與析居淮重違其情涕泣引咎遜姊腴田美器而取其棄母乃悅復許同爨淮後為南京國子生值限年例衆謀為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寧黜而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遠祖僕射靖墓被人侵毀淮焦苦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之縣上其孝卒年八十三子大同亦有

孝行

志出彭

林長清宋紹興進士瀛八世孫正統乙丑進士應行人戶部員外郎天性廉儉未六十致仕母鄭氏八十餘歲嬰疾輾轉床褥者數年長清設榻於其側嘗視湯藥不離左右一夕數起皆親扶持之為操溺器家不甚裕遇有美味具以養母奉身糲食而已每歲母生日輒夙興代母梳洗背負出中堂與家衆上壽行禮母閱其勞謂之曰我既不良于行何湏如此對曰使長清歲得以為常豈非大願耶及母歿哀毀骨立士大夫見其老而篤孝咸嘆仰以為不可及云年七十二卒

志出彭

林淮字長深別號靖菴唐邵州刺史蘊之裔也初蘊之曾孫旻自莆遷福之石井傳四世至績又遷福之甘蔗洲高祖原元宣

議大夫入國朝曾祖觀始以尺籍復隸莆淮早喪父養母孝成
化十一年登進士第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
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日相與周旋桑
梓既三載官府趣淮供職淮以京師苦寒非母萬年所宜居乃
自疏乞改南京刑部蓋南京去輦轂三千餘里非甘閑散者不
樂居之淮欲便於養母特有是請尚書何公喬新侍郎阮公勤
謂其制行非時俗所及特顧省之未幾遷本部員外郎弘治初
元陞雲南按察司僉事淮曰吾所以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
南去京師萬里吾母豈宜往乃自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使得養
母朝議謂此風教所係宜從淮請乃奏淮為常州府儒學教授
至終養復注僉事如初以慰淮之子母以勵臣子忠孝制曰可

淮就學職出則橫經聚史以督生徒入則烹甘取鮮以養之
適也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踰制比扶櫬到家亦卒年五十
一淮為人端方靖恭不隨時頗仰初入刑部永平有疑獄一家
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立辦人服其明允嘗當
盛暑提獄令人為汎掃臭穢及剪剃老囚髮日煮艾湯與浴彌
月四無痼死者淮有女弟適邑人李松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
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

出布政使周瑛
所著墓誌銘

論曰孔門之答問孝於子游則欲其能養而敬於子夏則欲
其愉色婉容於孟懿子則欲其不背於理於孟武伯則欲其
謹於守身是雖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要之聖
門之學大概不出乎庸言庸行之間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

也況在孔門以孝稱者莫過於曾子至論其所以為孝惟在於養志而其所以為養志者亦惟在於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為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耳又豈有高遠難行之事哉若李苾陳淮林長清林淮四君子之所以稱孝者亦循庸行而盡其所當為而已矣予懼學者驚於遠且難者而不求於近且易者故因論四君子之孝而並著之使有所警發焉

僊遊縣

宋

陳亨運字俊民性最孝父母繼歿廬墓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為之枯鄉人張絃有詩曰生芻淨潔全清節老栢焦枯為孝田